

□ 姚瑶

## 父亲在文字里复活

今年夏季的一天,我在临窗阅读向迅的《与父亲书》。我的窗户对面是一小片广场,这个闷热无比的下午阻止老人在广场上唱歌跳舞。

我捧着书在想,如果父亲还健在,他此时此刻在干什么呢?父亲还在的话,也是广场上老年人的年纪。我想,父亲肯定不会上老年广场舞,他或许在故乡老家的某个小山坡上面朝黄土背朝天,或许在生耕的小溪沟里埋头洗他的那些农具……

我给向迅发去微信:“关于父亲,我们有很多共同的话题。”关于父亲,关于父亲的话题,我一定能在他的《与父亲书》中找到。

2011年末一个深夜,那是个周末,我带着女儿到外婆家,突然接到父亲电话,父亲痛苦而低沉地告诉我,他估计快死了。我吓得一身冷汗,慌忙赶回家中,背着父亲去医院透析。父亲透析有两年多了,有时一个星期得透析两到三次,根据经验,我猜父亲猝发心衰,透析一下就会有好转。

父亲左肾已经钙化,右肾也已经不行,得靠透析排除体内的毒素。父亲在透析的那些日子,忍受着无尽的折磨和痛苦。父亲有一天发现一个月要上万的治疗费后,独自一人跑回老家,说花这么多钱也是白搭,早死晚死都是死。那时天柱县医院都没有透析设备,回到老家无疑是等死。我好不容易又把父亲骗回凯里,继续接受透析治疗。一年后,父亲带着病痛,带着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渴望写出一个不一样的父亲,一个与众不同的父亲,而且有小野心让读者诸君在他身上,窥见自己父亲抑或父辈的影子。这当然只能是奢望。我



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一位不加美化和修饰的父亲,如实地写进文章里。”散文家向迅如是坦言。辛丑年夏天那个闷热的下午,向迅的文字打动了。在那些冷峻的文字后面,父亲的影子跃然纸上。每一位作家的文字里都有一个特立独行的父亲,父亲的形象在这些文字里实现复活。

2015年,父亲去世三年,我出版诗集《疼痛》,是写给父亲的心灵祭诗。

我在《疼痛》自序里写道:“一直以来,想好好写首诗,送给你/尽管你读不到了。可我不敢,怕写到黄昏/怕写到疼痛,怕写到我泪眼婆娑。一直想/写写父亲的前世、今生,写写父亲辛劳、痛苦/写你64年的人间光景。不,应该是在短暂人间/吃了一个甲子的苦,或许只有多余的四年/四年,那少之又少的幸福/都被你毫无吝啬的馈赠给我们。”

一生终老在故乡的父亲,是我联系乡村生活的纽带,随着父亲的去世,这条纽带随之而崩断。我必须以诗歌的方式断了长期以来淤积在心中的疼痛,对

父亲、对故乡、对曾经逝去的一切,亦是如此。

从某种意义上说,《疼痛》这部诗集是我在流着眼泪完成创作的,花了三年时间,其中大部分文字属于自己内心,私人化、情绪化较为严重,但我想,这也许是直击心灵、叩见灵魂,在文字里遇见父亲的最好方式。

父亲爱酒,见酒如命。在我的记忆里,我找不到一个比父亲更爱酒的人了。父亲的早晨是从喝酒开始的,只要一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喝上半碗米酒,然后才开始下地干活。母亲恨父亲以及爱酒之人,曾咬牙切齿砸坏酒缸。母亲除了砸坏酒缸,她还能有其他办法阻止父亲喝酒吗?没有。可是,母亲还不得不为了满足父亲令她痛恨的嗜好,每月烤两锅米酒,母亲也因此成为远近有名的烤酒师。

为什么父亲在失败、失意后只能用酒精来麻痹自己,父亲的“醉生梦死”我找到原因了吗?这些细节我都没有写出来。

《与父亲书》里面的父亲和我的父亲有太多相似之处,他们远离掌声与鲜花,他们像天底下最朴实、最真实的泥土一样。父亲就是一把钝刀,从我们心坎上缓慢地划过。我知道,每个人的父亲形象是不一样的,给予子女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作为一个时代的父亲形象,人们现在还会想起1981年《美术》杂志第一期的封面油画《父亲》。当时的四川美术学院罗中立凭直觉以巨大的画幅和照相现实主义手法,以父亲影像个体的命运反映了一个时代巨大无边无处不在的真实荒谬感,枯黑、干瘦、沟壑似的皱纹,凄楚、迷茫、痴痴的目光,具有一种悲剧性的震撼力,引起人们心中无语凝噎的疼痛感,让人泪化血流。油画《父亲》聚焦了父亲伟大的主题,这位父亲经历了别人难以想象的劳累与

辛苦,用自己渺小而坚实的肩膀挑起了生活的重担。

李修文谈到向迅的《与父亲书》时说道:“其中最打动我的细节是这个父亲晚年身患重病下榻困难,他嘴巴里不断地发出若有若无类似于号子般的声音,这是他面向无能发出的吼声,是面向人生的受限,面向一切人的根本局限所发出来的吼声。它让我们看到生命在生死、存亡两者之间,一个个到底经由什么样的撕扯,最终又是经受住什么样的撕扯,最终呈现出什么样的存在。”我有着同样的情感共鸣,我读到向迅这些文字的时候,又一次勾起我的回忆。

在父亲离开我的这些年里,我时常在梦中遇见父亲,他瘦弱的身子、卑微的模样使我从梦中惊醒过来,然后是长久的失眠,再也无法入睡,我拍梦境再深一点,把父亲淹没。

向迅的《与父亲书》由六篇关于父亲的散文构成。在《鼠患之年》读懂了童年农村生活的贫穷落后,向迅笔下的鄂西山村和我湘黔边界的老家、和中国绝大多数的乡村一样,朴素而宁静。向迅在文中大量使用我们熟悉的老鼠、牛、羊、猪、蛇等乡村常见的意象,从阁楼上的鼠患切入,将困境之中父亲、母亲的形象写得入木三分。一幅极度贫穷状态中的生活画卷呈现在我的面前,作家与读者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九月永存》和《独角兽》是作者在经历父亲的病重和去世后对父亲人生的重新回顾和对父子关系的重新思考。父亲性格顽固、脾气暴躁,勉力维持着全家的生计却两次摔断了腿丧失劳动力,父亲是“我”幼时不敢亲近的对象。病痛和死亡的恐惧击溃了父亲,我也终于离真实的父亲更近了一些。

朴素、冷峻的文字一次次击中我的软肋。向迅坦言,写《与父亲书》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父亲和解,跳出脸谱化的父亲书写。在创作中,向迅坚持把父亲最真实的一面体现出来,把父亲的不是英雄的那一面,比如面对疾病的胆怯、恐惧,都呈现出来,还原一个真实的、蜷缩着、恐惧着的父亲。

通过向迅的这些文字,父亲复活了,并在记忆里永生。

□ 龙登玖

## 千里祭亲怀英烈

2020年一个偶然机会,广东的抗战史研究者谭雄先生,从黄埔军校洛阳分校第四期同学录中找到了陈诗伯的照片和故乡原籍,于是,河南、贵州两地关爱抗战老兵的志愿者,迅速展开了为抗战英烈找“家”的行动,并得到了天柱县政协的大力协助,短短几天后就有了消息:抗战英烈陈诗伯远在贵州省天柱县石洞镇石洞村的家族后人找到了!

陈诗伯的家族后人,突然有了亲人的下落,悲喜交集!念了七十六年啊,也等了七十六年!兴奋,庆幸,欣慰,悲伤……一时间五味杂陈。他们奔走相告,告诉亲友,告诉乡邻,没几天,他们家的事传遍了十里八乡。

陈诗伯,何许人也?据史料记载,1944年4月17日,豫中会战打响,由泛东挺进军第四纵队改编而成的八十五军暂编第一旅一团的二营奉命固守郑州车站,4月19日黎明,突然遭到日寇精锐部队偷袭的守卫官兵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巷战。激战二日后,21日下午三时,固守官兵再次遭遇增援日寇的进攻,一团团长陈诗伯作战中身负重伤不治,壮烈殉国,而所部三百余人及与之协同作战的一二零师三三零团一个加强连也在阻击日寇时陷入包围,全部壮烈牺牲,与孤城郑州共殉!

日寇投降后,山河光复,为表彰忠贞而励来者,1945年10月10日,八十九军暂编六十二师少将师长鲍汝澧携全师官兵及地方绅民,在河南省淅川县荆紫关关王庙西侧竖塔立碑,碑文中特别提到了陈诗伯团长,说“陈团长诗伯奋臂前驱,率部三百余与郑州孤城共殉”。

时隔七十年后,2015年9月,为“铭记抗战英烈,留存荆紫关历史”,二百多位荆紫关百姓和关爱抗战老兵的各界人士共同捐资,在荆紫关汉王坪东侧的山梁上,重新竖立八十九军暂编六十二师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并从“天涯社区”里“白马嘶西风”的豫中会战历史文献中找到了陈诗伯团长殉国的经过,单独将之镌刻于碑,以示铭记与悼念。

陈诗伯,字希陆,侗族,生于1904年,是九个兄弟姊妹中的老大。父母省吃俭用供他读书,1935年考入黄埔军校洛阳分校第四期,毕业后投身民族抗战,官至少尉营长。山河破碎,老家一别他再也没有回过故乡,偌大的家族里,从对大哥的怀念,到成为对大伯的怀念,再到成为对大爷爷的怀念,一代一代人都没有忘记他。他的侄子陈书炎(已去世,享年83岁)早年曾亲自去郑州找过,却没有寻到一点音信,以至于天柱县政协相关部门在搜集本县抗日英烈事迹整理出书时,也没能收录上陈诗伯营长的名字。

我们今天的和平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决不能让英烈孤单,更不可让英烈埋没!在中华大地上,一群关爱抗战老兵的志愿者,热心为抗战英烈找“家”,而广东的那位抗战史研究者谭雄先生,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他所查到的准确信息,最终让英魂回归故里,这样的善事,我想,存身均感!

是的,陈诗伯的家族后人,正是怀着一腔对关爱抗战老兵各界人士的深深感激之情,并于2021年清明期间,千里奔赴河南祭亲,缅怀先烈,受到了当地关爱抗战老兵人士的隆重接待。

□ 黄思铭

## 世间“唯三”的男人

有一首歌,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唱的,“你是世间唯一的男人,让我牵肠挂肚……”

这是一首写给父亲的歌,我结婚了,我还有两个儿子,于是这世间有三个男人令我牵肠挂肚。

父亲今年六十九岁了,头发早些年就已经全部花白,如今更是满头银发。但是他的腰板一直都是挺直的,他说这得益于八年的军旅生涯,我说这得益于他这一辈子没有做过一件违背自己良心的事,让他无论面对谁都能挺直腰板。

我读高二那年,父亲戒掉了每天两包的香烟。我明白,我和姐姐的学费等已经抽空了整个家庭的收入,既然不能弯下腰板,那就只能控制自己的口腹之欲。工作之后母亲告诉我,那几年,除了逢年过节,平日里,父亲没有买过一次猪肉。

无论是小时候还是成年之后,我和父亲的交流都不多,他以为我懂,我以为他懂。

今年8月23日,父亲给了我一万块钱,说“这是我两个孙子读幼儿园的学费”。

这小哥俩,两人出生时间差了六分钟。男孩比女孩淘气太多了。如果有半天没有看见他们,我会很想他们,如果又有半天和他们待在一起,我会很想揍他们。

他们终于也到了人嫌狗憎的年龄!

在老家的时候,我感觉他们能追着一只鸡追到天荒地老,逮狗尾巴,玩泥巴沙子,踩臭水沟……

但是,如果半天时间没有看见他们,我依然会很想念他们。

心里有很多话想对父亲说,但是话到嘴边,感觉肉麻就吞下去了,我想这也许也是他教我的。如今我最希望的就是他身体健康,最想念的就是骑在他肩上的日子。

对于另外两个男人——我的两个儿子,我也很多话想说,可如今他们只会不停地打断我的话,掰环我给他们买的玩具。

有人说父子之间的关系就是看着对方不停地朝远方走去,直到再也看不见他的背影。希望父亲的背影能一直被我看见,两个儿子的背影跑慢一点。

因为对我来说,他们是世间“唯三”的男人。

□ 杨东升

## 苗家人的“吃”

俗话说“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走进丰富多样的黔东南苗族饮食文化里,让人一醉不醒。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黔东南属中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具有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热同季的特点。这里山川相互交错,山峦绵延,河谷深邃,有着“九山半水半分田”的说法。稻田沿山而上,形成纵横交错的梯田景观,从江县的加榜梯田,便是名闻千里的梯田景观,吸引了无数游人和摄影爱好者。

黔东南山区日照时间短,光合作用弱,水土寒凉,最适宜具有耐寒特点的糯谷生长。到了近代,由于糯谷产量低,更适合当地水土和气候、产量也高的籼米取代了糯谷的地位,籼米逐渐成为苗家人的主食。

而黔东南的食盐全仰靠外省,历代封建统治者曾借封锁或限制食盐供应,作为强化对苗族地区统治的手段。在长期缺盐的背景下,苗族人民在生活实践中摸索出了以酸代盐、以酸补盐的烹调艺术,并由此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饮食个性的酸食文化。今虽已有盐,苗族人民仍保留着喜食酸味菜肴的饮食习俗。

走进黔东南,让人惊羡的是丰富多样的野生食材。依山傍水而居的苗族人民,坚持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农耕传统,食材除了水稻、玉米、红薯和豆类等农作物外,在野生资源的获取与利用方面可谓得天独厚,并善于在不同的季节采集和打撈。例如老虎蕨、南竹笋等等,其中许多食材还是黔东南地区所独有的。

在过去的千年时间里,黔东南苗族人民一直生活在大山里、河谷旁,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对于食物原料和烹调加工技术的选择都比较本土化和原始化。他们除了传统的煎、炸、炒、煮等烹调方法外,其中最具民族特色的是采用腌制法和熏制法来保存食物。在蔬菜丰收的季节,苗族人民便将采摘的蔬菜晾干或水煮至半熟,经凉水洗净,加入醋、香料和凉水,拿一口坛子密封好放在阴凉处储存下来,想吃的时候就拿出来。为了更好地保存剩余的肉,苗族人民采用熏的方式来保存加工。例如,过年家家户户都会杀头猪来庆祝新年,吃不完的猪肉,他们便会采用食盐和花椒涂抹,静置几天,接着挂在火塘上方或放置到烤箱中,用山中的木柴熏烤,七天左右便可拿出风干。

黔东南苗族的传统名菜很多,在口味上仍然是“酸”和“辣”占据主导地位。苗族素有“三天不吃酸,走路打转转”的说法。因为苗族人民深处大山之中,交通不便,本地缺少食盐以及四季分明的气候,当地苗族人民就钻研出了腌制酸食,既可保存食物,也可以酸代盐,达到消暑解渴、开胃消化、抑菌防病的作用。著名酸菜代表就有“凯里酸汤鱼”“糟辣椒”“酸辣子”等腌渍制品。除酸之外,苗族人民还爱辣,素有“无辣不成菜”之谓,这也与当地的气候不无关系,“天无三日晴”便是最好的解释,辣椒可驱寒祛湿。因此,辣椒种类及加工食用方法也是多种多样,诸如腌酸水、腌辣椒、鱼辣子、辣辣子等等。

无酒不欢的民族特性深深地融入黔东南苗族饮食文化中。黔东南地处清水江和都柳江两大河流的上游,优质的水源也为酒的酿造提供了条件。当地种植玉米、小米、糯米、高粱等农作物便是他们酿酒的极佳原料。苗族人的热情也是与酒分不开的,从每日三餐到办喜事、丧事,乃至大型的民族节日活动,酒,都是必备的待客之道,因为他们认为无酒不成礼。苗族的酒俗文化有拦门酒、转转酒、“高山流水”等等,这些酒文化正潜移默化地流淌在苗族人民的人情世故中,并不断外化成一种旅游要素,应验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古谚。



清水江

刊头图

佚名撰

□ 杨育萍

## 流淌在线条里的风景

——浅谈越山的钢笔画

曾经,我画过漫画,作品散见于《讽刺与幽默》《中国漫画》和《贵州日报》等。在当时,画画用的笔有两种,一是毛笔,一是钢笔。这两种笔我都用过,因此,也算是摸过钢笔画。记得我用过的是美工笔那种,由于天长日久,笔尖都被磨掉了不少。只是,我不是科班的,在技法上摸不着“精到”边儿。再后来,因一些原因,我放弃了这一追求。

百度上,对钢笔画是这样解释:“以普通钢笔或特制的金属笔灌注或蘸取墨水绘制的画,属于独立画种,是一种具有独特美感且十分有趣的绘画形式。其特点是用笔果断肯定,线条刚劲流畅,黑白对比强烈,画面效果细密紧凑,对所画事物既能做精细入微的刻画,亦能进行高度的艺术概括,肖像、静物、风景等题材均可表现。”

近日,翻看越山(曾用名杨广,现为黔东南州文联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州文联作家协会副秘书长)的《故乡远去的风景》钢笔画作品集,由于触动到内心的那些事儿,因此,忍不住闲谈两句。

读完越山的一百幅钢笔画,觉得他对这一画种的掌握已较为成熟,且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基本上用上了点法、竖排排线法和交叉排线法等多种技法,且能做到用笔肯定、线条刚劲、用笔流畅、对比强烈、细密紧凑,很好地表现出了画中事物的轮廓、质感、体积、大

小、姿态等。在这里,他均以黔东南地区的风土风物作为描绘对象,有山川,有梯田,有古镇,有吊脚楼,有鼓楼,有古街,有寨道,有小桥,有流水等。有的是画白昼,有的则是画黑夜。但不管画什么,所有作品都是充实而又空灵,细密与疏朗兼具,所有的线条得以在白色的世界里影显出刚劲或柔和,让瓦片、石板路、栅栏、树木、木门、山尖、飞鸟、梯田、云朵、太阳和月亮等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同时,所有的画面都显得异常恬静,静到可让观者以淡然的心,倾听来自苗乡山寨深处的空旷与静谧。再升华地说,可令观者得到减少浮躁的醒悟,获得宁静致远的启发。当然,更多的是,还会让人们对这些渐行渐远的风景生发怀念,记得住浓浓的乡愁。而画面上大量地运用了国画传统绘画的留白,更是表现出了悠远的意境,很有空间距离,给人无限的遐想。总之,越山的画概括性强,简约到位。空灵闲逸,淡泊玄远。看似简单,实则不易。

看来,在记录原生态黔东南的绘画表现中,钢笔画不失为很好的一种,越山一直在致力其中。

有道是“人如其画,画如其人”。细观越山走到今天,他本人的存在也像这些画一样,静得出奇,不求喧嚣。他一直在以寂静的心态暗暗地厚积薄发,直到有一天突然拿出几本涵盖到绘画、诗歌和书法的作品集呈现在大家面前时,大家才为之一惊!

